

《诸蕃志》“南毗国”条补释*

薛彦乔

提 要:《诸蕃志》“南毗国”条载有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的记载。新发现一方南宋时期泉州市舶提举郭晞宗的墓志铭,墓志铭中记载了关于郭晞宗在泉州任职期间积极处理市舶司积累的问题,得到当时外国商人的认可,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后因病在泉州去世。墓志铭中记载了当时的印度商人祭拜郭晞宗,这是以往研究中未被重视的一段史料。

关键词:南宋 泉州 市舶司 郭晞宗 墓志铭 印度

南宋泉州甚至中国与南印度交往的记载并不多^①,关于《诸蕃志》“南毗国”条的注释主要见于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的《诸蕃志注补》^②,冯承钧《诸蕃志校注》^③,杨博文《诸蕃志校释》^④等三部书。在检索泉州市舶提举人物时,发现一方南宋时期泉州市舶提举郭晞宗的墓志铭,墓志铭中记载了当时的印度商人祭拜郭晞宗:

外台上其绩,适感微疾,力丐祠,除提举福建市舶。公喜,得遂次归休里闾,终焉之志。会而虚使命,有旨递行,亲故更劝勉就道。舶司积弊,公正身丑下究弊,缘起,不动声色去尽,而人弗怨,岛夷闻风,来者衔尾。今同知章公良能时为泉守,尝谓公清如冰玉,留卫公尤敬叹。居无何,疾复作,锐意求闲,不许,乃丐谢事,家人不敬强,遂拜琼管安抚之命,将行,以不起闻。病革,呼群吏戒以公家事,不及私。徐以后事付家人,诲子弟以忠孝廉谨。属纆,一语不乱,略言平日为善得吉报而瞑,年六十有九。泉商蛮舶闻讣掩泣,蕃酋时罗巴、智力干等数十人号顿庭下,昼夜然异香,纓巾以拜,夷音颯唳,麾之不去。丧车所过哀惨,乡之父老迎哭络绎。^⑤

墓志铭碑额为《宋故琼管安抚提举郭公墓志铭》,其文为何澹所书,碑文最早见于康熙《仙居县志》卷23《文苑》“郭安抚宗之墓八碑”^⑥,不过并未收录全文,其后被完整收入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图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186)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白晓霞、张其凡:《宋元时期中国与南印度的交往——以马八儿、俱蓝国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 参见赵汝适著,[德]夏德、[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年。

③ 参见冯承钧撰:《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

④ 参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

⑤ 按,此段为笔者亲访浙江仙居,得王董天、郭金星及仙居县文物办主任郭慧帮助,获赠原存当地的郭晞宗墓志铭拓片一通,结合诸志及《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6400,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2册,第212页)核补。

⑥ 郑录勋修,张明焜纂:康熙《仙居县志》卷23《文苑》,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第4—6页。

《台州金石录》卷8^①及光绪《仙居志》卷21^②中。民国《台州府志》亦有根据墓志铭收入一部分内容。^③其后中华书局“中华石刻数据库·宋代墓志铭”据《台州金石录》《仙居志》而收入全文并校点,《全宋文》亦据《台州金石录》《仙居志》而收入^④,《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亦有提及。^⑤这篇关于泉州市舶提举官员的墓志铭,除了邓小南在《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中引用何澹史料^⑥、《仙居政协文史资料》第19辑《仙居古贤录》在写其子郭磊卿引用外^⑦,鲜有学者对其有研究。其碑高一丈四寸,广六尺,额篆书宋故琼管安抚提举郭公墓铭十二字,四行,直径六寸,三十八行,行七十四五六七字,正书微行,径九分。

一 时罗巴、智力干

墓志铭中“泉商蛮舶闻讣掩泣”,“蛮舶”一词,当指外国商船或者派往外国的中国船只。^⑧《旧唐书》载:“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⑨五代闽国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时有记载蛮舶之事,《十国春秋》载:“延彬再任泉州,前后历二十六年,吏民安之。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⑩宋代关于泉州的史料中也多有关于“蛮舶”的记载,孙应时的《送彭大老提舶泉南》:“天然廉素匪沽名,秋入沧浪彻底清。蛮舶珍奇纵山积,归囊应比去时轻。”^⑪许应龙的《刘炜叔知泉州制》:“温陵大藩,民繁事夥。蛮舶萃聚,财货浩穰。”^⑫从墓志铭记载看,此“蛮舶”应指外国商船。

墓志铭中“时罗巴、智力干等数十人号顿庭下”,其中“时罗巴、智力干”的名字应是当时的蕃商。《诸蕃志》“南毗国”有记载与这个发音类似的名字:“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今居泉南之城南。”^⑬《宋史》中亦有同样的记载。^⑭因此,《诸蕃志》所载的“时罗巴、智力干父子”与墓志铭“时罗巴、智力干等”应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当时侨

① 参见黄瑞撰:《台州金石录》卷8,“石刻史料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第1辑第15册,第11087—11090页。

② 参见王寿颐修,王棻纂:光绪《仙居志》卷21《金石上》,“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03号,第1287—1299页。

③ 参见喻长霖修,柯骅威纂:民国《台州府志》卷106《人物传七·宦绩一·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4号,第1477—1478页。

④ 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6400,第282册,第209—213页。

⑤ 参见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鼎文书局印行,1977年,第2147页。

⑥ 参见邓小南:《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8页。

⑦ 参见仙居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仙居政协文史资料》,2010年,第19辑,第53—54页。

⑧ 参见韩振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⑨ 《旧唐书》卷177《卢钧传》,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第3125页。

⑩ 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94《闽五·列传·肃王审邽·子延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3页。

⑪ 孙应时:《烛湖集》卷20《送彭大老提舶泉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集部,第1166册,第758页。

⑫ 许应龙:《东涧集》卷6《刘炜叔知泉州制》,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30册,第206页。

⑬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8页。

⑭ 参见《宋史》卷489《外国五》,中华书局,1999年标点本,第10876页。

民首领，且人数不少，达“数十人”。由此看来，《诸蕃志》成书时作者有可能参考墓志铭的内容。墓志铭的这段记载也契合了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出土文献和史书记载相互验证。

二 纁巾以拜

墓志铭中的“纁巾以拜”应为他们的着装习俗。“纁”为没有花纹的纺织品。^①“巾”字应为是头巾的意思，《康熙字典》：“《正韵》，蒙首衣也。《玉篇》，佩巾本以拭物，后人著之于头。《急就篇》注，巾者，一幅之巾，所以裹头也。”^②《诸蕃志》“南毗国”条载：“缚头缠腰，皆用白布，或著白布窄袖衫。”^③此记载的意思是用白布捆绑于头部。《诸蕃志》“胡茶辣国”条亦载：“著窄衣，缠纁布。”^④在《诸蕃志》之前相当于唐末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亦有类似记载：“他们以纁布缠腰，遮住下身。”^⑤在之后元代期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全译本《异域奇观》亦有相似描述：“科泽科德的那个异教徒素丹也赶过来。我见他光着脚，头上裹着一个小小的缠头巾，腰际系着一条宽大的白色的带子，一直遮到双膝。”^⑥元代的《岛夷志略》“华罗”条亦有记载：“以白布、细布缠头，穿长衫，与今之南毗人少异而不同。”^⑦明代《西洋朝贡典录》也记载了缠头的习俗：“其男长衫，缠首以白布。”^⑧关于南印度此类装束，可以参考 T. Vardapillay 于 1837 年制作于印度南部的插图手抄本《印度种姓七十二图例》^⑨，它由 72 幅全色手绘图像组成，手稿描绘了在那一时期印度马都拉不同等级、宗教与民族的男性与女性形象，印度服饰与珠宝饰品，这些样式出现在西方文化影响南亚服饰风格之前。

“时罗巴、智力干”有着“纁巾”的习俗，而《诸蕃志》中也有南毗国出产纺织品的记载：“土产珍珠、诸色番布、兜罗绵。”^⑩《诸蕃志注补》：“兜罗锦，即棉布；殆即马可波罗所云‘织似蜘蛛网之麻布’，而 Yule 氏谓此即驰名之 Masulipatam 棉布。”^⑪《马可·波罗行记》载：“纺织古里布 (calicot) 甚精美。”^⑫亦有 Buckram 是 Calicut 一种很好的面料，有很好的需求。^⑬刘迎胜在《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一文引用《岛夷志略》“无枝拔”条：“贸易之

① 参见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 年，第 1772 页。

②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269 页。

③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 67 页。

④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 72 页。

⑤ 阿拉伯无名氏著，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5 页。

⑥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口述，[摩洛哥]伊本·朱留笔录，[摩洛哥]阿卜杜勒·哈迪·塔奇校订，李光斌翻译，马贤审校：《异域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海洋出版社，2008 年，第 488 页。

⑦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华罗”条，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92 页。

⑧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2008 年，第 99 页。

⑨ 参见 Vardapillay, T., *Seventy-two Specimens of Castes in India: "All people, nations and languages shall serve Him." Presented to the Reverend William Twining as a Token of Obligation by His Friend Daniel Poor, 1837 February 2*, <https://brbl-dl.library.yale.edu/vufind/Record/3442310>, 2020 年 5 月 26 日。

⑩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 67 页。

⑪ 赵汝适著，[德]夏德、[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第 115—116 页。

⑫ 《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52 页。

⑬ 参见 M. R. Raghava Varier,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Kerala and China 1200 - 1500*,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51 (1990), pp. 690 - 698.

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其中的“西洋布”应当是印度南部出产的纺织品。而至于其质地如何，周达观说西洋国“所织棉布绝细，莹洁如纸”^①。

三 夷音呗呗

墓志铭中的“呗”字的意思当为梵音，《高僧传》“经师论”有记载：“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②《佛光大辞典》对此有解释：“梵语 pāṭha。又作呗匿、婆陟、婆师。意译为止息、赞叹。以音韵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乃梵土之法曲，故称梵呗。即附以曲调而讽诵经文。于法事之初唱之，以止断外缘，止息内心妄念，方堪作法事。又其偈颂多赞佛德，故称呗赞。佛世时有善于呗道者，称呗比丘或铃声比丘。佛教东传之初，汉土之人未知呗道之音调，据传至魏陈思王曹植，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响，深感神理，始摹其音声节拍，制作曲谱，后广为流传。”^③从以上呗的解释来看，是为咏唱经文的声音，为做法事时的唱经法。但从文献来看应不是佛教，应为婆罗门教。《诸蕃志》：“南毗本位于印度西海岸婆罗门种姓 Namburi 之称。”^④

四 卡利卡特

《诸蕃志注释》“南毗国”条中的“时罗巴、智力干”为印度人，其在泉州活动的具体时间可参见清咸丰《乐安郭氏宗谱》：“嘉泰二年三月五日，安抚公除提举福建路市舶，廿一日东归时以疾乞辞，故有是命，不许，候代交割以次官离任。三年癸亥正月廿一日，安抚公磨勘转朝散大夫。四年甲子二月，安抚公赴泉舶，以三月三日交割，六月朝请加赠朝请大夫。九月廿四日，安抚公改知琼州兼琼管安抚，时公以疾屡辞，故有是命，十月廿九日安抚公卒官舍，十二月十八日安抚公之丧至自泉州。”^⑤从以上可以得出“时罗巴、智力干”活动在嘉泰四年（1204）前后，而《诸蕃志》作者赵汝适于嘉定十七年（1224）至宝庆三年（1227）之间在泉州，其墓志载：“嘉定十七年九月除提举福建路市舶，宝庆元年七月兼权泉州，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三年六月除知安吉州，未上，改知饶州。”^⑥《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九月，记宝庆元年之前的事，由此可知二者前后相隔最多21年，因此《诸蕃志》关于“时罗巴、智力干”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在赵汝适写《诸蕃志》时“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很有可能还居住在泉州。其国位于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之卡利卡特（即科泽科德，Calicut）^⑦。夏德、柔克义合注，指为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之武士种姓，即乃勒族（Nairs），腓力卜司（G. Phillips）亦主是说。兑温达克（Duyvandak）则认为马拉巴尔海岸僧侣种姓南布利族（Namburi Brahmans），伯希和以

① 刘迎胜：《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②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经师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508页。

③ 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4072页。

④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9页。

⑤ 《乐安郭氏宗谱》卷1《年谱》，上海图书馆馆藏咸丰六年（1856）活字本，第1册，第142—143页。

⑥ 徐三见：《浙江临海市发现宋代赵汝适墓志》，《考古》1987年第10期。

⑦ 参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9页。

温说为是。^①南毗亦为《岛夷志略》所记载的“古里佛”^②。英文单词 Calico（印花布）就来源于这个城市的名称（Calicut）。^③

科泽科德扎莫林是一个由印度教教徒奈尔阶级建立的世袭王室，该王国中世纪时统治着马拉巴尔海岸（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扎莫林从12世纪至18世纪统治长达近600年，将首都设在印度南部重要的贸易城市科泽科德。卡利卡特作为主要的贸易中心在中世纪马拉巴尔的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在扎莫林统治期间，卡利卡特港开始是从Kallai来的。在南部，它延伸到贝布尔，在北部延伸到Korapuzha，是一个建造良好的港口。因此卡利卡特港成为扎莫林统时期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主导着印度洋的贸易，使卡利卡特成为马拉巴尔海岸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其与泉州之贸易在《诸蕃志》中亦有记载：“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④迨至马可·波罗去卡利卡特时亦有记载其与元代之贸易：“纺织古里布甚精美。船舶自极东来者，载铜以代沙石。运售之货有金锦、绸缎、金银、丁香及其他细货香料；售后就地购买所欲之物而归。此国输出之粗货香料，泰半运往蛮子大州；别一部分则由商船西运至阿丹，复由阿丹运至埃及之亚历山大（Alexandrie），然其额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⑤

结 语

虽然泉州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印度教寺庙石刻构件，约有两百多方，有印度教崇拜神的造像，有印度教寺庙建筑构件和碑记。^⑥但是此墓志铭关于印度蕃商的记载是泉州与印度关系史上为数不多的出土文献记载，以往学者多引用《诸蕃志》中除了引用“南毗国”条外，“天竺国条”的记载也被反复引用：“雍熙间有僧罗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⑦宋代南印度与中国之交往主要见于《宋史》《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而墓志铭的这段记载直接印证了《诸蕃志》记载的真实性，无疑为研究宋代印度与中国特别是与泉州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增添了一份史料，亦增补了《诸蕃志》关于南毗国的记载。

（作者单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8页。

② 汪大渊著，苏继颀校释：《岛夷志略》，第327—328页。

③ 参见[英]哈德（T. F. Hoad）编：《牛津英语词源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④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8页。

⑤ 《马可·波罗行记》，第652页。

⑥ 参见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6页。

⑦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86页。